

干部子弟

孙建军 著

和命运在谷革们的格外这是
变迁折在大底而的受是个敏
！射出变时大起命运人关感的
出了革而大往关注的词语
了年冲落往随的群体
历史代上，时着时代。
的生的浪时而沉代，
进的，尖而沉代，
步大他入变他是

长松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刘梁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命运/孙建军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1（重印）

ISBN 7-80015-646-x

I. 大…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453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3.00 元

1

每天的太阳都是崭新的，也不知谁在什么时候说了这么一句很有感情也很真理的话。

太阳已经变得老了，但一百几十亿年过去，人们从太阳面孔上似乎也没有看出什么改变。然而太阳照耀下的山川土地是变得很快的，这山川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也是变得很快的，所以人们才对着永远也没有改变的太阳去感慨。

所有的柳江人面对今天的太阳都会感叹：柳江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正是初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一座柳江城照耀得格外鲜亮，鳞次栉比的楼宇反射着艳阳的光辉，整个柳江城腾跃着无限的勃勃生机。

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驶出了市政府大院，穿过车水马龙的市区街道，出了西郊，沿着 218 国道向柳江大桥的方向急驰而去。

柳江市的常务副市长兼西河企业开发园区管委会主任的贾秦川正在这辆急驰的奥迪轿车上。按照长期形成的习惯，他依然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

虽然贾秦川过度发胖的面孔上也有那么些沧桑感，乍一看有点显老，但他实际上刚刚四十岁出头，不仅是这座城市领导干部中最年轻的，更是市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员。不过贾秦川的面孔上从来也不会流露出因为拥有这些资本而带来的得意春风，或者趾高气扬。相反，他给上级、下级和周围人的印象倒是宽厚、和蔼、谦逊。大约他那张有些与实际年龄不符的圆圆脸和一对开颜一笑就眯成弯弯的一条缝的小眼睛正巧帮了他立身官场的这个忙。

奥迪的后排座上是市计经委主任和市府办公厅的秘书小李子。他们是随贾副市长下县去视察水稻抛秧新技术的推广情况的。今天，不仅贾秦川下去了，所有的市委常委都以分片包干的形式下到所属的县里去了。

虽然人们都在情不自禁地感慨，柳江已经变得快叫柳江人自己都要认不出来了，但是农业依然是它的命脉。

轿车才出城西一会儿就上了柳江大桥，贾秦川若有所思，忽地转脸对司机说：“靠边，停一下！停一下！”

贾秦川下了车，走到了桥中间的栏杆旁，计经委主任和

秘书小李子自然紧随在他身后。

贾秦川这时凭栏远望，桥下是静静流淌的柳江水，江岸临市区的一侧，正是楼宇林立的西河开发区。虽然对开发区的一砖一石，贾秦川都了如指掌，却也照样感慨了一句：“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计经委主任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下子就领悟到这是赞美领导的好时机，就应声附和道：“这都是贾市长您的心血嘛。”

贾秦川转过脸来，先把小眼睛笑成一条缝，然后以很认真的口吻说：“哟，可不兴这样说，当初我只不过是提了个设想嘛，其实像做春梦一样。要不是领导班子有开拓精神，有集体智能，这个梦是做不成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靠全市人民热爱柳江，建设柳江，团结务实，艰苦奋斗，功劳应该是属于他们的。”

计经委主任是具有十多年机关领导工作经验的人，他觉得平生真就还没有遇到过不喜欢拍马屁的领导，于是又说：“话该这么说，不过俗话说‘心想事成’，要是连想都没有想到，咋个办得成事呢。”

贾秦川听了，依旧扭头远眺，并且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弯成眯缝的小眼睛在阳光下格外生动。

计经委主任瞟眼看了一下贾市长脸上的神色，心中泛起一丝得意，便建议道：“贾市长，要不然我们先到开发区去转一转。”

“不啦。你别看我们柳江城区这几年发展得这么快，农村的问题还多得很啊！这次下去，我分管的两个县我准备每个乡都要跑到，决不漏掉一处，还是抓紧时间吧。”

三个人又上了轿车，驱车往目的地行进。这也是惯例

了，市委党委每次集体下县检查工作，贾秦川自然是将最偏远的地域包在自己身上。

坐在车上的计经委主任心中有点暗自庆幸，这次下去能和贾市长分派到一起恐怕就是一种好运的兆头。

别看贾秦川才四十出头，从副市长到常务副市长，这张交椅他也坐过五、六年了。最近就有些传言出来，一种说法是现任市长升调回省城工作，因为他本是从那里下派来的，家在省城嘛，加上年纪也近五十五了，上级自然会为他这些年的辛苦给予考虑的。市长如果一走，作为常务副市长的贾秦川就该理所当然地坐正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不仅市长要走，贾副市长也要走。理由是贾副市长如此年轻有为，上面觉得再让他管几年柳江市已说不上是锻炼才干了，要升调他去省政府的某个厅做厅长，以便进一步丰富机关工作经验，以便今后好去承担省级领导岗位的重担。

不管仕途即将给贾市长哪种命运，对他计经委主任来说，如果在这个关口上得到了贾市长的赏识，那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次机会。况且他眼下这个地位离副市长的交椅也不过半步之遥嘛。

在仕途上干过的人都知道，官位各分品级，加起来就像一座金字塔，越往上走，位子就越少，当然就越不容易。但是你上头的人一旦升迁，下边就会挪出一大片空缺来。贾秦川如果当了市长或省府的厅长，副市长中自然就该有人去补充常务副市长；然后市府的委、办、局中自然就该有人去补充一个副市长；再然后那个幸运的委、办、局中自然就该有人去补充一个委、办主任或局长；再然后那个幸运的委、办、局中自然就该有人去补充一个处长；再再再然后……幸

运的处室自然就该有人去补充一个科长……

就算与这根仕途珠链无缘，贾市长入主省厅，还能不从身边选调两三个他那个厅的处长的人选去辅佐吗？而且这两三个人绝大多数都是会往省厅副职发展的。

当时，计经委主任心上的小算盘就是这样哗哩叭啦地过了一遍。随着奥迪轿车在 218 国道上急驰，他的心绪有了那么点腾云驾雾的感觉。

不过这个时候的贾秦川心上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抚拍着柳江大桥栏杆远眺的时候，因为脱口而出的那个有关梦的说法，便想起了许多年前与他那帮青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们在西河滩野餐聚会时说过的几句话，没想到那些话倒还真的都像命中注定似地实现了，这才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柳江在流淌着，谁说岁月无痕？

如今被称作柳江市的这方城池若干年前远远不是这个模样。那时候，柳江是座小小的县城，作为城池的柳江与作为一江水流的柳江之间，还隔着几公里远的阡陌和村庄。

柳江城就是以这一川流水而得名的。据史学家考证：此地正式置县治是在西魏时代，虽然开化较迟，倒也算是个乱世中诞生的安治之所。后来隋朝统一国土，却将此县更名为万春，足见那朝君主希图江山如盘，春色万年的意思。

隋朝传位至恶名昭彰的隋炀帝之后，昏君佞臣又乱了统制，引发了十方烽烟数年征战，李氏唐朝最终又得以收拾旧山河，创出个经济文化都十分繁荣昌盛的中国来。于是唐王朝又下令，将这方治所复名为柳江，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单是这一改县名，也可以看出隋、唐两代相异的文化内涵，这

倒是可以留给另一类文人学士去研究的。

若干年前的柳江虽然很小，却又与一般的县城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更高一级行政治所的所在地，下辖着含本县在内的 10 个县。因此，柳江一名就涵括了四种内容：它是一条江水，它是一个行政地区，它是一个县，也是一座城。

当年，解放大军来到柳江的时候，贾秦川的爸爸就是这里的军管会主任，后来他就做了这里的地委书记。

柳江那时不仅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县城，街道两边的瓦屋都一式地摇摇欲坠的样子。比较坚固的建筑就是城中那十几座庙宇了。所以后来的机关大都安排在了庙宇中。比如，地委在文庙里，行署在关帝庙里，县委在城隍庙里，县人委（那时还不叫县政府）在土地庙里等等。这些庙宇后来随着机关的建设不断地被一个一个地撤掉，到了“文革”“破四旧”的时候，贾秦川的爸爸当时甚至还有点庆幸。不然，红卫兵小将们不仅会砸了机关的房舍不说，还不知道在揪斗他的时候，联系出什么罪名来呢。

那时候比庙宇还坚固的建筑就是柳江的城墙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柳江虽然有城墙，却不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那城两头尖，中间宽，是一个椭圆形状，像一张嘴巴似的卧在这方天地间，诉说着它古老的记忆。

有一年兴起全民大炼钢铁，贾秦川的爸爸需要建很多高炉，于是他就下令撤了柳江的城墙，将砖石泥土都用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事业上了。

若干年后，当贾秦川又来为柳江的建设事业操心的时候，他一一查阅了《地方志》这才知道，当时柳江的孔庙是省内规模最大、建筑最有特色的一座，心里直叫可惜。他

想，要是城墙不拆，庙宇都在，修葺起来，作为柳江的一方古城区，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观光资源啊！于是他心里说，要说他爸爸那一辈人还真的有什么罪过的话，无知就是他们最大的罪过。这一点倒是激励了他不断更新知识，励精图治。

如今的柳江早已在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成长起来了。它的城市面积几乎扩大了十倍，也仍然管辖着原来所属的10个县。原先柳江城里非农业人口还不到10万人，如今已迅速发展至近百万人，除省城之外，它就是省内的第一大城市了。

柳江的街道和楼宇，随着西河滩的开发，早已延展到柳江岸边，柳江也就成了一座风景秀美的江城。

这是一方肥沃的土地。在旧版的《辞海》上，对于柳江有这样的记载：“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各类农作物生长，以盛产水稻、小麦、大麻、烟草而著称。”

关于盛产大麻，一定是个误记，怎么可能肆无忌惮地种植毒品呢？应该是亚麻才对。不过就算是大麻，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人敢去吸毒。柳江城里的孩子们对于麻田倒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贾秦川他们这帮在地委、行署宿舍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仲夏时节，大院外年年都会长出一望无际的麻田，浓荫蔽日的田埂之间，正是他们淘气玩闹的地方。

那时候柳江没有什么工业生产，惟有一座比较大的工厂叫麻纺厂，贾秦川那个时代的所有小学生都被老师领去参观过那座麻纺厂，去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其实柳江城外也有一块很不肥沃的土地，那就是西河滩。

上古时代，柳江河道上游的崇山峻岭中发生过一次大地

震。由于崩岩落石的围堵，上游洪水倾泻到这里时，就稍稍地向东改了一下道，另辟溪径地转了个小弯儿，甩出了一段老河道来。这是一片弯月型的乱石滩，人们将它称为西河滩。

那时的西河滩也是一级乡政府的治所名称。

有了这方乱石滩，这个乡的良田就少了，西河滩虽然是离县城最近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却相对地苦寒。

贾秦川他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们从小就对西河滩有着很深的印象。

这块苦寒的土地虽然不大，但决不是没有人管，柳江的历届领导人都是将它记挂在心上的。况且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正是那时高涨的革命情绪。

起先是有了在西河滩上植树造林的决策。贾秦川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记得，每逢春天，城里的学校都要放农忙假。说是放假，但从来没有玩过，同学们每天都到学校集合，由班主任领着到西河滩来，在乱石缝中栽树苗。

不仅学生来植树，每逢这个时节，作为地委书记的贾秦川的爸爸，也是会带领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亲自到西河滩来植树一天。

不过，那些树苗没有一棵长成了材。那时西河滩上并没有新老河道之间的防洪大堤。而柳江每隔三、五年就要泛滥一次，洪水掠过旧河道时，总是将上面的树苗一扫而光。

也不知为什么，那些树苗冲了又栽，栽了又冲，柳江人就像做游戏似的，与老天爷这样奋斗着，十几年间也没有改变过。

那时候柳江上没有桥，西河滩的滩头正是在如今叫做

218 国道的隔江相望之处，所有车辆都由大驳船轮渡过江。虽然柳江距省城还不到一百公里，但在那时人们的感受中，那就是很远的地方了，坐汽车往往要开一整天，因为西河滩渡口从早到晚都排着汽车、马车的长龙，运气不好的话，一排就是几个钟头。后来柳江的领导们就有了公路大桥和防洪大堤一起修的决策。其实这也并非是柳江领导们的英明决策，主要是因为要修筑这条 218 国道，它是当时“大三线”建设的一部分，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总方针的产物。

也不知是为什么，大桥和大堤都修得非常慢。贾秦川的义务劳动自然就从栽树苗改成了抬石头，每年都抬，从小学生抬成了中学生，一直抬到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桥还是没有通车，大堤也还是没有筑成。

于是，地委、行署大院中的许多孩子就都被指定在西河滩当知青。

虽然有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鼓舞，当时的贾秦川和他的伙伴们可是找不到优越感了，尤其是贾秦川，他爸爸那时已被整倒了。

也许贾秦川早就忘了江堤上哪块石头上有他的血汗了，然而却忘不了西河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柳江大桥上停车驻足，凭栏远眺。

当年，柳江地委、行署共有一个宿舍大院，这院中有几个要好得形影不离的孩子。这群孩子有七个人，五男二女。若按年龄排起序来，应该是贾秦川、江晓枫、刘建强、常英、郭放、李明伟和魏丽丽。

他们从小在这院落中长大，上过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

小学和同一所中学。

贾秦川自然成了七个伙伴中的孩子王，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爸爸是柳江最大的官。大院中同龄的孩子，也有上百人，就是他们几个人最相好。

当然，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很亲密的，有着战友、同事、上级、下级等诸多关系。刘建强的爸爸是柳江行署的专员，江晓枫的妈妈是人民银行地区中心支行的行长，常英的爸爸是地区财办的副主任后来也当了银行的行长，郭放的爸爸是地区农科所的所长，李明伟的爸爸是地区公安处的处长，魏丽丽的妈妈是地委秘书科的科长……

自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他们七个人就很长时间没有聚齐过，后来还是贾秦川找了个机会，在西河滩上搞了一次很有青春朝气的野餐聚会。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却又是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刚才还在柳江大桥上面对日新月异建设成果而壮怀激烈的贾秦川，此时抚今追昔，心境就和后座上的那一位有所不同了。他觉得时间的流逝比柳江的波涛更快，比奥迪轿车窗外闪去的景物还快，心底倒是泛起了些“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受来。

2

当十几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照亮柳江的时候，贾秦川邀约了地委大院中从小就最为亲密的伙伴们去野餐，七个人也早已不是当年钻麻田玩闹的孩童了。许多年当中，他们七个人都没有能像今天这样齐齐整整地聚会过，至少两个月前，江晓枫和魏丽丽都还没有回到柳江城。江晓枫三年前去当兵，一入伍就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后来部队撤出越南，一直驻守在老山前线，上个月他才退伍回来，尚在等待复退军人安置办分配工

作的过程中。江晓枫的这个经历在当时应该是光荣无比的，不过所吃的苦也可想而知。可是三年的战斗生涯并没有为他留下赫赫战功，他既没有受奖，也没有立功，倒是毫毛未伤地平安回来了。外人有所不晓，他自己心里明白，在部队时他是连队的落后战士。这般结果当时他倒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退伍回来他却感到有些难为情了，甚至怕周围的人知道他是从前线回来的。心中这点秘事他自然不会瞒过父母，而朋友之间他却只给贾秦川贾大哥讲过。不过贾大哥倒是很会安慰人的，说是能够上过前线就很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贾秦川那时已经是柳江地区行署办公室秘书科的副科长，比起这伙小兄弟来，已经成熟得多了。

魏丽丽也是不久前才从省城医科大学毕业回来的，被分配在了柳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个实习医师。

七个说说笑笑的年轻人，七辆你追我逐的自行车穿过城区的时候，引来了一些目光和议论。

魏丽丽和常英还是在初中时候，就被广大师生议论为难以高低的两朵校花，这几年出落得更不同凡响，在当时柳江那样的小县城，他们两个随便站在哪里都是惹眼的角色。这几年魏丽丽因为在省城上大学难得在柳江露面，常英便暗暗地发现，她的穿着和打扮总会引来一批女孩子模仿。虽然常英有着最不事张扬的性格，不过作为姑娘家的敏感，她也暗暗知道，人群里对她穿戴的模仿，其实与她天生丽质有关。现在又有了魏丽丽，恐怕柳江城的女孩子们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比较的模特儿。因为魏丽丽从骨子里就是个时尚派。初中的时候，同学们大都用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剧照作书签，魏丽丽却偏偏能够弄来几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中的男影星照

片夹在书里。这样的行为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勇敢、很前卫的了。据说有一天有个不知趣的男生给她递了张纸条，她却在上课预备铃的时候，当众将纸条向那男生扔了回去，并亮出那阿尔巴尼亚影星的书签照片说：“他给我写条子还差不多！”

惹人眼目的除了两朵花外，再就是郭放斜背在肩上的那把吉它，那时他正狂热地迷恋着这东西，当年的七个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些也不会想到这些。他们相约到这里来野餐，是因为西河滩在这里，西河滩上有他们学生时代和知青时代的记忆，甚至还藏有孩提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

贾秦川提议到西河滩来野餐更不是为了“忆苦思甜”。那时候新旧河道之间虽然已经有了防洪大堤，旧河道却仍然是一片无用之地，除了零星散落着几处淘洗沙石的工地之外，它还真的是一片广阔天地。那时新鲜的生活每天都会扑面而来，野餐聚会像一股热风似的成为了一种时尚，城里的年轻人猛然间发现这里是天设地造的郊游野餐的好去处，他们七个不过也是来追逐别人炒热的时尚而已。

七个好朋友在柳江大桥头转弯上了大堤，骑行了一段后，找了个坡缓的地方下到了旧河滩上，又寻了个有一簇灌木丛的地方架好了自行车，就各自去取所带的东西。午餐肉、豆豉鲮鱼罐头、糖水樱桃罐头、糖水梨罐头，汽水呀，啤酒呀，瞬时就集中了一大堆。

李明伟在他们当中年纪最小，自然是抢着干“家务”的角色，他边猫着腰分类摆放收拾，喜不自禁地高喊：“太丰盛啦！”一向喜欢热闹的郭放早就动起手来，搬动石头搭灶支锅，也激动起来，站起身来对着空阔的天地大喊了一声：

“野餐万岁！”

大家伙被他感染了，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欢笑。直引得远处几位淘洗沙石的民工停了手中的活路朝这边看了好一阵。

常英心细，她慢慢地整理出切好的肉丝、肉片和洗净切好的蔬菜，大有要显示一下厨艺的样子。刘建强却抄着手在一边看着，他什么也没有拿出来，就挪步走到那堆自行车旁边，抱着郭放的吉它，十分外行地怦怦嘣嘣地乱拨。

常英上去打趣他，说：“哎，建强，今天的宴席是给丽丽和晓枫做的，你不可能又是来混伙食的吧？”

刘建强死皮赖脸，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的意思：“我嘛，还是我们上小学时候那个说法，‘十年一贯制’，沾大家的光！”

听到他俩的对话，大家又笑了起来。别看刘建强的爸爸一直当着柳江行署的专员，他却算得上是柳江城里屈指可数的穷家子弟。

刘建强的爸爸在山西吕梁山老家是当了几年武工队长才到八路军正规部队上的，所以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比较年长。解放大军南下到柳江的时候，他不仅带着老婆孩子，还带着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的大哥的两个侄儿。后来的事只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地方水土怪，山西婆姨来了咋特别能生娃呢。”

建强妈妈本是无工作的随军妇女，就如此地一个接着一个地生，足足生了八个孩子。在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那阵，建强的妈妈还得过“英雄母亲”的奖状呢！

建强的爸爸早年就是行政 13 级干部，当时是被上面列

为高级干部的。不过作为高级干部的建强爸爸每月只有一百四十几元的工资，全家大小总共有 12 口人吃饭穿衣，倒真是难为建强妈妈了。

不过建强妈妈还的确是巧媳妇，她经常去豆腐加工厂买些一分钱一斤的豆渣回来，加些葱花炒了当菜吃。建强妈妈也从不怕别人笑话，特别是豆腐加工厂的那些人，当他们知道了她的身份后故意来挑逗打趣的时候，她也敢直话直说。他们说：“哎呀，您是觉悟高，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革命老区来的，高干夫人就是不一样啊！”建强的妈妈就说：“挖苦人呢，什么高干哟，别人吃豆花，我们吃豆渣！”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柳江行署大门口还真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建强爸爸指使其老婆故意为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用心是何其毒也。

所以在这群朋友中，从小就形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是遇到集体花钱的事建强就从来是不出手的。所以一听常英和建强的对话，大家伙一下子就笑了，大约是不约而同的想起了“别人吃豆花，我们吃豆渣”的典故来。

大家哄笑，刘建强也跟着笑。忽地他对常英说：“常英，我哪敢跟你比呢，哥哥在美国挣大钱，家里头就宠你这个千金宝贝，要什么就有什么啊！不过，你爸爸还在生它的气吗？”他使劲地拍了拍常英那辆一根弯弯杠子的红色女式自行车。建强说完就开心的笑了。

常英含笑白了他一眼，说了声：“讨厌！”却又逗得大家哄笑起来。

这阵哄笑中隐藏着另一个典故，只是江晓枫和魏丽丽还不知道，免不了就问了起来。